

小满的风，吹过来

□ 蓝云



“咕咕，咕咕……”布谷鸟的叫声，将我的酣梦唤醒。远处的群山还没醒透，推开窗便觉那风不同了。原来小满轻手轻脚，推开了夏日的第一道门。

元代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写得明白：“小满，四月中。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大地最富诗意的时节里，长些什么呢？《礼记·月令》说“苦菜秀”。田埂上、山脚边，苦菜一丛一丛地抽着叶子，绿得发亮。阳光一天天浓稠起来，气温也缓缓攀升。靡草在骄阳里渐渐枯萎，阴气不胜阳，便枯去了。这些变化都悄无声息，不似惊蛰隆隆而至，也不似清明烟雨绵绵。风是最称职的信使。山河草木、瓜果菜蔬，都在小满的风里攒着劲儿，一日日饱满起来。

出门去。路过一树石榴花，撞进眼帘一片亮红。才发觉夏已经这么深了。那些花儿形态各异，有的含苞未放，有的开得正艳，像一个个小喇叭。鸟儿隐在绿叶中间，一边鸣唱，一边来回跳跃，把一树榴花闹得恍恍惚惚。小时候，阿奶家院子也有一棵石榴树。春天里，榴树便抽出新的枝桠，嫩绿的叶片仿佛一夜间，由鹅黄变为青绿。小满的风一吹，满树红彤彤的，老远就看见了。阿奶说石榴花是有脾气的。红得那么烈，却经不住雨。雨一打，花瓣就落了，一地碎红，看着心疼。可下一茬花又开了，恰似一簇簇明火，肆意泼洒在初夏风里。如今，小满的风又吹过，掠过眉梢，人间烟火也跟着滚烫起来。

昨天刚下过一场雨，刚好润透地面。我住的小区绿化极好，还种了好多枇杷树。雨水把叶子洗得发亮。枇杷果上挂着细小的水珠，微微闪光。果子正由水黄转向橘黄，一串串的，招人喜爱。湿漉漉的泥腥气混着植物的清爽飘进鼻孔，若有若无。恍惚间，那味道里有故乡的影子。记忆中，邻居大爷家也有几棵枇杷树。时节一至，树上的枇杷熟了，大爷便会招呼着去摘。低处的，伸手便够得着；高处的，就得搬来扶梯。多少年前，我还是个黄毛小丫头，总记得那鲜甜里裹着太阳的味道。咬一口，枇杷汁四溢开来，仿佛含了一口清甜仙露。“噗”，一颗褐色的核儿滑出来，倒有几分像泥鳅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每到5月，这滋味便又莫名地活泛起来了。

因为起得早，不必匆忙。布谷鸟的声声催促，仿佛引我走向那条开满月季的小路。小区的拐角处，藏着一间茶室。远远便闻到栀子花的香气，那香气有些霸道，足以让人驻足凝神。门口的小院种满了花，有凤仙花、晚开的丁香、玫瑰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。眼前的一墙蔷薇开得泼泼洒洒，红的像团火，粉的像云霞，黄的像碎金，每一朵都让人怦然心动。蔷薇的花瓣薄得像被风揉软的纱，携一缕若有若无的香，轻轻蹭过路人的衣角。一只小狗静卧一旁，似沉醉在满墙芬芳里，尾巴摇成了一朵蓬松的小花。在喧嚣的尘世里，静静地看一树树花开，寻常日子，便忽然明媚起来。

长夏渐盛，雨水初盈，在花墙下共徘徊，不贪多、亦不匮乏，恰恰好。那一刻，便是人间的小美满。

院角那棵枇杷树

□ 何增辉

近来总刷到写枇杷成熟的文章，满纸华丽辞藻、温柔故事。可轮到自己提笔，却变得词穷失语，才恍然发觉，平日读书太少，描摹不出这般细腻动人的景致。好在我心底，一直也种着一棵枇杷树。每到枇杷渐熟的时节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细碎记忆，便会顺着果香漫上来——它早已深深扎根在我的童年，成为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院角那棵枇杷树，是什么时候长在那里的，我现在也记不得了。奶奶说，大概是野生的。无人浇水，亦无人施肥，它就这么一年一年地，到后来居然长得高过了屋檐。

从我记事起，这棵枇杷树便长在这里。它的叶子是厚实的，绿得发暗，背面却长着一层黄褐色的茸毛，摸上去涩涩的。到了冬天，别的树都光秃秃的了，它却开出些白白的小花来，算不上好看，亦无馥郁花香。只是从那以后，我和妹妹的心里便多了一件事——那便是盼着它结果子。

枇杷结出来的时候，是青青的，硬硬的，躲在叶子底下，不仔细看是找不见的。放学回来，书包还来不及放下，两个人便跑到树下，仰着头，一棵一棵地数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数的，总共就那么几颗，稀稀拉拉的，好似贫寒人家的孩童，瘦弱青涩。但我们还是数，数过来，又数过去，然后指指点点——这颗是我的，那颗是你的。其实谁的都是酸的，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枇杷也一天一天地大起来，颜色也慢慢变了，由青转黄。这过程是很慢的，慢得叫人心焦。有时隔日放学去看，果子并无半点变化。可要是一连两天不去看，再去时，便感觉黄了很多。这时候心里便痒痒的，像有许多小虫子在爬。

终于有一天，妹妹先忍不住了。她指着最高处的一颗说：“那颗黄了，真的黄了。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，那颗枇杷的皮上已经泛出些黄色来，虽然还带着青，但看上去真的是黄了。二人小声商量片刻，决意摘下尝鲜。妹妹个子矮，够不着，我比她高不了多少，也够不着。后来还是我想出了办法，搬了把椅子来，又找了根竹竿。我在椅子上站定了，拿竹竿去够，够了几次，总算把那颗枇杷打下来了。

枇杷落在地上，滚了两滚，妹妹赶紧去捡起来。我们把它分了，一人一

半。放嘴里一咬——那个酸呀！酸得眉头都皱到一起了。可我们谁也不肯吐出来，就那么皱着眉头咽下去了。

这时候奶奶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：“小鬼，还没黄透哦，怎么就摘了？”我们也不答话，只是笑。过一会儿，又去寻另一颗。

这样的事，每年都要发生几回的。奶奶有时会出来拦我们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再等几天，等黄透了才甜。”可我们哪里等得及呢？

最有趣的是傍晚的时候。吃过晚饭，天还没有全黑，院子里也不是很热。我们又转到枇杷树下去，仰着头，在暮色里辨认哪颗又黄了些。奶奶便靠在门框上，看着我们，嘴里念着一句话：“外婆家吃晚饭，晚饭吃过摘枇杷，枇杷树上一根乌梢蛇……”她的声音不大，拖得长长的，像晚风一样。我们听多了，也会跟着念，却不懂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怕我们天黑了，还去摘枇杷，夏天了，或许有蛇真的能爬到枇杷树上，担心我们呢！

到了枇杷真正黄透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只剩几颗了。大半都被我们提前摘下，酸涩入口，剩下几颗在树顶上，太高了够不着，便由着它熟透，最后落在地上，烂在泥里。所以在我记忆里，这棵树的枇杷，从来就没有甜过。

枇杷吃完了，大一点的枇杷核我们是舍不得扔的。一个个收集起来，在水里洗干净，放在窗台上晾干。等干透了，便拿针线来，一颗一颗地穿起来，做成串儿。这串儿拿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可以踢着玩，也可以用来抓子儿。那时候差不多每个孩子都有这么一串，只是有的用枇杷核作为子儿，讲究些的女孩子，会缝制布囊装入细沙或者干脆用小石子作子儿。玩的时候蹲在地上，将串儿抛向空中，趁下落之际，快速抓起地上子儿，再接住落下的串儿。这游戏要眼疾手快，我们常常玩得忘了回家。

枇杷的季节是短的。不过十几天工夫，树上的果子便没有了。叶子依旧浓绿厚实，似在默默许诺：来年再会。我们便把枇杷核串儿收好，等着明年。

那棵枇杷树早已不在了。奶奶也不在了。只有那句念不清的儿歌，偶尔还会在脑海里响起来：“外婆家吃晚饭，晚饭吃过摘枇杷，枇杷树上一根乌梢蛇……”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像晚风一样。



AI生成图